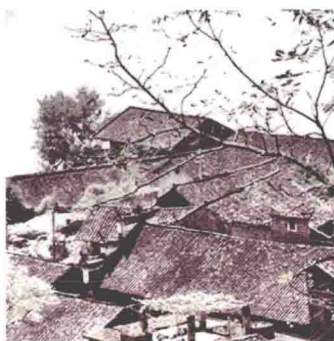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◎  
韩少功  
著



# 爸爸爸

“寻根文学”之力作，有从渺渺洪荒绵延至今的族群文化，有生命不屈的抗争，有无声的叹惋……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◎ 韩少功 著



# 爸爸爸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爸爸爸 (大字版) / 韩少功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—7—5002—4616—9

I. ①爸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8093 号

## 爸爸爸

---

著 者: 韩少功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58 千字

印 张: 18.75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002—4616—9/I·984

定 价: 28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019 83190238

销售热线: (010) 83190289 83190292 83190297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
| 蓝 盖 子 | / 001 |
| 雷 祸   | / 017 |
| 爸 爸 爸 | / 031 |
| 诱 惑   | / 099 |
| 史遗三录  | / 113 |
| 老 梦   | / 120 |
| 女 女 女 | / 135 |
| 故 人   | / 205 |
| 人 迹   | / 218 |
| 北门口预言 | / 230 |
| 鞋 癖   | / 247 |
| 山上的声音 | / 282 |

# 蓝 盖 子

我把沉沉的一瓶酒递过去，问他会不会开盖子。当时他正与一块猪脚恋战，牙缝中弹跳一截筋，还没腾出口来说话，酒瓶就不见了。

是我右边的一只手把它抢去的。“我来开。”年轻的乡长膘了他一眼，又看看我，红扑扑的脸上有憨厚的笑。

这抢酒瓶的动作太快，太猛，已不像是客气，显然存在着什么问题。

对面的两个人也很有问题，看看咬猪脚的人，冲我笑笑。

那人仍然埋头艰辛地吃着，直到打饱嗝，抹嘴巴，剔完一排很像真牙的假牙，弓着腰出去洗手，乡长这才用手触触我的膝盖：“你不能让他开盖子。来，喝汤，汤

还是蛮甜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最好不要提起盖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喝汤喝汤，你抱着一碗饭老吃什么？”

我很纳闷，当然不是因为主人责怪我吃饭，而是关于左边这张空椅子。刚才那个咬猪脚的人就坐在这里，踏着一双此地少见的高统套靴，一边给我敬酒一边自我介绍，小姓陈，叫梦桃，在国家仓库看管茶叶。他还同我谈了一阵春茶与夏茶的差别以及汉武帝——看他呢帽里正垫了一本薄薄的《西汉小故事》。他和瓶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？

他洗完手，面色严肃地进来了，嘎喳一声装上假牙，又猛地咧开笑纹，继续同我谈汉武帝。我开始注意他，把椅子往后挪了挪，发现他的脖子有点可怕，过于松弛的颈皮裹着一束管子，随着口腔运动而柔软地此起彼伏，使你的颈脖也感觉难受，想往衣领里收缩。那眼睛一旦盯住你，就透出一种似乎知心的友好，勾勾的、呆呆的、阴阴的瞳孔中有黄色、绿色以及褐色的复杂圈环，深不见底，暗无天日，如洞开一条黑暗隧道，还有隧道尽头浮游着小小亮点——诱惑你走进去。

我也感到有问题了。

乡长送我回镇上旅社时，我问他：“那姓陈的老头莫非……”

“听说城里动物园来了个红毛野人，你见过么？”

“没见过。他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

“我刚来不久，不清楚。你说世界上真有红毛野人没有？兴怕是只猴子吧？”

我只好安心地来谈谈猴子了。

这一天，遇上另一位朋友。他也认识陈梦桃，总算帮我卸下了心头那只酒瓶盖子。是入夜时分，我坐在小镇旅社的木楼上，目光越过栏杆，投向远处那座古庙斑驳生苔的砖墙，还有高墙下一片檐瓦和屋脊，深浅相叠，高低错落，密密排列。炊烟从屋角和瓦缝中丝丝缕缕地渗出，升到空中逐渐淡去，再似有似无地飘落，融融地填满所有街巷。于是小镇就如港湾，众多屋顶恰似停泊于烟波之中的船队，而屋脊高翘的两端，自然是舟船的首尾了。

我似乎感到脚下的楼板也在摇晃，还听到了每座房屋下的哗哗水响。

来者一直业余研究姓氏学，据说到派出所协助人口普查，单凭申报者的姓和名，就能大体判断对方是否弄错了自己的籍贯、族源以及辈分，从而补救了不少疏漏，获得了省里有关部门的重视。多年来，他还偷偷录

载野史，积有文稿半挑箱，视之为珍宝，大概准备藏于名山传于后世。哪个村子出了个速算神童，哪个村子挖出个红薯大王，甚至省里某大学闹风潮的传闻，他觉得该记的都不会放过。提起陈梦桃，他抿嘴一笑，身朝后半仰，眼睛又像看你又像看屋顶地转了一下，似有了如指掌的把握。

“你说他？嗯，我当然清楚一点。他是苦役场来的。你知道苦役场么？那个很有名的苦役场。这些砖瓦很多都是从那里来的。那里有几个窑厂……”

他继续说下去。我需要省去他的一些繁琐考据和解说，并适当加一点我的想象，才能整理出下面的故事。事情是这样——陈梦桃以前身负罪名，曾在苦役场抬石头，每天换下的衣裤沉甸甸，全有白花花的几圈粉盐，一圈比一圈大，是新汗和旧汗凝结而成。他个头高，抬石头最吃亏，受到的压力最大，一旦遇到路面不平，重心从杠棒上偏移过来，泰山压顶之下就可能屎尿横飞。没担多久，他的背驼了，嘴合不拢了，腿上的青筋打成结，成天一脸苦相，连换件衣都肩痛背痛千难万难，爷哎娘哎地直喊叫。有一天黑早，他被尿憋醒，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动，暗中摸到了一双腿，大概是自己的，但发现上面全是泥沙，原来睡觉前自己困得忘了洗脚。他又揪又掐，又拍又打，还是搬不动这两条腿，好容易把两



根肉棍挪到了床沿，一泡尿还是热辣辣地流在裤裆里。

他呜呜地哭起来。

他去请求管押人员开恩，念他年纪大，给个轻松点的差事。那时候苦役场最轻的差事只有一件——埋人。经常有病死的和自杀的人需要处理。还有些完不成劳动定额的，或者违反监规的，被枪杆子押去受训。一旦遇到管押人员不耐烦，来一点动手动脚，一阵颇有教育意义的号叫之后，就可能有百来斤骨肉需要送回黄土。管押人员见陈梦桃确实人瘦体弱，每次受训还把身子折出最大角度，有意优待宽大一下，便把美差交给他。

“喂，你去收拾一下。”他们吩咐。

陈梦桃其实最怕死人，平时一听到号叫就全身发抖，舌头滚了半天还说不出一个字。不过尸体比石头轻多了。而且管押人员觉得这事很晦气，不会尾随监督，不愿去现场，所以埋尸者多了一份自由。你可以放心地睡一个懒觉，放心地穿上鞋袜，放心地品茶抽烟养足精神，远离工地上的紧张劳累，到安静的荒坡上去慢慢挖坑，慢慢下土，慢慢拍土，垫着钯头把坐到一身汗凉也不打紧。陶陶然体会到身后没有愣头愣脑的枪口，肩上也沒有咬皮咬肉的杠棒，这样的幸福日子真是能长膘，能发体。

陈梦桃带着快快活活的恐惧，积极地搓草绳和织草

袋，做好埋人的各种准备。他虚心好学，努力钻研，进步很快。搓好了草绳，脚踩住一头，手在另一头使劲拉，看它够不够结实，能不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。织好了草袋，搓一搓，扯一扯，测出它的质量不错，再举起来与自己比比高度，发现它的确可以装下自己这样的规格和型号，才有成功的一份心满意足。他吆吆喝喝地干，好让管押人员看见，以示自己干这一行是值得信赖的。

但走到冷冰冰的死者面前，他满脸皱纹毫无规则地抽搐，闭上眼，憋住气，直到脸转向安全的方向才敢呼吸。这时候的手也不听使唤，半天还哆嗦，拢不好一个绳结。好在他的同伴是个傻大胆，上去三下五除二，咔嚓咔嚓，就把硬硬的直腿折弯了，把硬硬的弯臂扳直了，草袋一套，草绳一挽，就可以上肩起步。一般来说，人有体温时很软，冷了就僵硬了，因此抬尸者根本不用在尸体下塞板子，就可以让死者硬挺挺地横空而起，摇摇晃晃上山去。

感谢同伴的照顾，陈梦桃每次抬尸都走在前面。这样走的好处，是他可以不看见死者黑洞洞的嘴巴，包括嘴里的某颗铜牙，或者牙缝中一丝酸菜，就权当自己只是抬着石头，抬着粮草，抬着新娘子的花轿。但一想到步步跟在身后的并非花轿，是一具曾经热着而现在冷着

的生命，他未免还是有些目光发直，心里发毛。那一天下坡，因为要避开一堆牛粪，他踏空了一步，使肩上的担子剧烈摇晃。死者的一只冷手从胸前滑落，大幅度地向前一荡，正好触到了陈梦桃的膝弯，好像冷不防在那里挠了挠。

“娘哎——”陈梦桃高跳了几步，摔倒在地。碰巧死者向前一滑，冲出了草袋，歪歪地压在他身上。他马上手脚四伸，晕了。

同伴掐他的人中，扇了几个耳光，总算让他醒了过来，吐掉了嘴里的一些泥沙。

后来多埋了几次，他多了些胆量，也多了些经验，功夫越做越巧，根本不必像第一次那样把坟坑挖得过于宽大，坑底也不必修得四方四正整齐精致。上坡下坡时，哪只脚踩哪块石头，哪只脚踏哪个草萼，哪只手抓哪束茅草或哪根树枝，都有了预定的规划。在岭上坐钯头把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。陈梦桃在业余剧团唱过戏，能哼出很多曲目。他说同伴的面目清秀，可扮演小生。又说自己恋过爱，女方名字中带了个“桃”字，自己改名梦桃正表示对爱情的忠贞。这绝对是事实，也实在令人回味和神往。如此天南地北，一直闲聊到天暗风冷，日头由又小又白变得又红又大，偏到西山去了，他们朝采石工地那边不无同情地打望一眼，伸个懒腰，拍

打身上的泥灰，缓缓地整装回家。当然，碰到人群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走得匆忙一些，显示些辛苦模样，以免苦役犯们过于嫉妒。进了工棚，他们也谨言慎行，不该说的事决不乱说，只是把钯头和杠棒，还有搓绳织袋用的稻草，认真地放在墙角某个固定地方，以防同别人的工具混同，准备下一次再用。

有时他们还可回得早一些，偷偷地在厨房端出一碗豆豉蒸肉，趁大家还没回，关起门来狼吞虎咽，偷偷地幸福。这事请示过管押人员，理由是埋人沾染尸气，伤体质，理应补一补。反正是自己家属寄来的钱。

同住一个工棚的犯人，有时进门后收收鼻孔，能嗅出草棚里反常的蒸肉味，或者咸鱼味，或者豆腐味，当然十分不平。他们见陈梦桃不再屙湿被褥，面色也日渐红润，更是议论纷纷侧目而视。接下来的结果，是有得必有失，陈梦桃的茶杯不知为什么掉了几块搪瓷，一双旧棉鞋也不翼而飞，要是他吃饭晚来一步，地上那只菜钵就空空见底，连一点黛色的汁水也没给他留下。他无意中踩了老戴的脚，这当然是他的不是。他已经赔笑，已经鞠躬，已经道歉，但这一点罪过不至于值得对方来一顿老拳吧？

不过，陈梦桃不会再踩到对方的脚了，因为那一张床不久就空了，空得大家都有点戚戚然，不敢靠近那一

床的空洞和寂静。

第二天早上，同伴照例来叫陈梦桃去搓草绳，发现他坐在尿桶上老不起身，一双猫眼黯淡无光，两颗暴牙哆哆嗦嗦敲着嘴唇。

“快点快点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我屙不出来。”

“你看看什么时候了。”

“我屙不……出来，怎……么办？”

同伴盯了他一眼，明白了什么。大概今天要埋的人，不像前几次是些没有交情的陌生面孔，而是陈梦桃对面床上的老戴，让他有点手脚发软。其实，陈梦桃不是刚挨过对方的拳脚么？埋起来岂不是更合适，更顺心，更理直气壮？就算他不记仇，但他对老戴也不太了解，没讲过多少话，只是那次尿湿床，他向对方讨过一条裤子，还同对方谈过一次城里老牌号的包子。这算什么交情呢？也许，毕竟是两床相对同睡了几百个夜晚，就在前一天夜里，陈梦桃还愤怒地听到对方磨牙齿，不料一觉醒来那床草席上就空了，永远地空了。现在的陈梦桃，得马上去为那磨牙的脑袋搓草绳、换衣服、挖坑、下土……他不会在自己手头边再一次磨牙吧？

同伴说：“你不想去？也好，我去找领导，换个人就是。”

陈梦桃咬咬牙关，“我今天去抬石头……抬石头！”

“抬石头？就你这猴样，恐怕明天就要我来抬你呵。”

“老宋他们抬得……我也抬得。”

“今天又加了定额。”

“加多少？”

“每人加一方。”

“娘哎。”

陈梦桃脸色大变，满脸皱纹往下垂落，更觉得屙不出屎了。他痛苦得挺直腰，扯长脖子，又是耸鼻又是闭眼。

“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他喘了口气，“今天，非得要埋么？”

“不埋还供起来？”

“用土……埋么？”

“还用饭埋？”

“埋在……老地方？”

“你搞什么名堂？不去就算了，莫误了我的工。我还要搓绳子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我实在……实在脚根子软。你想想看，昨天还听到他磨牙，前天他还冲着我大叫……你看他那双筷子，那双筷子，就插在我床挡头的。吓不吓人？我

实在不能去埋他。你莫骂我，我不能去哎……”

不过，这天他还是去了，只是回到草棚后没有吃晚饭。

日子又慢慢恢复平静，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变化。大家照常蹲在地上扒饭，照常在床上硬手硬腿地直哼哼，照常坐在太阳下翻开棉袄抓臭虫。那双闲着的筷子，在陈梦桃的床头晃晃荡荡，不久也被什么人拿走，去削成扁担扎或者挂衣钉。阳光每天从门外伸进来又缩回去，像一条又大又白的舌头，舔走一点屋内的湿气和稻草的气息，舔回到大自然去，融进油菜花香里。

陈梦桃有些异样，显得有些心神不宁，常常毫无理由地朝别人盯一眼。吃饭的时候，洗脚的时候，铺床的时候，他露出两颗大暴牙，突然抬头四顾，从这一张脸看到那一张脸，虽然只是一盯，但你总感觉到他看得很深，像是作意义重大的某种打量，令你从头凉到脚。有几个常常完不成定额的犯人，平时总是被墙角那捆稻草弄得心惊肉跳，现在一遇陈梦桃含义莫名的目光，更是魂不守舍。

“你他娘的看什么看？”好多人这样对他怒吼。

“我……我找我的鞋子。”

他显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，一心想缓和这种局面，便热心为大家做好事。尤其对那几个完成定额有困难的

犯人，总是表现出特别的关切。晚上睡在被子里，翻来滚去，醒了，就偷偷来到你的床前，帮你把鞋子摆得端正一点，或是给你的茶杯里加一点水，或是给你拉拉被子。如果见你睡觉的姿势不好，他还会轻轻搬动一下你的脑袋或者手脚。要是不小心把你弄醒了，他深为不安，点头哈腰，露出大暴牙嘿嘿一笑，算是招呼，算是告退，算是赔不是。他脸上毫无根源的长长笑纹，收放得僵硬而快捷，显得有点夸张不实。尤其是看惯了草绳和土坑的猫眼，似乎更深远了，瞳孔模糊不清，黄色和黑色的复杂圈环里，掩着绿莹莹的什么光点。你会感到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了你，已成功估算了你的重量，估算了你的领围，预测了你未来的姿态，暗暗比较了你和某个什么东西的长度。

他的卑怯和殷勤令人恐惧和愤慨。有一次，一条汉子被他的鼻息声惊醒，吓得呼的一下弹起来，在床上向后蹭了好几尺：“姓陈的，我×你妈！你不动张三，不动李四，动我的鞋子做什么？”

“你的鞋子里有一根草。嘿嘿。”

“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滚！”

陈梦桃弯弯腰，苦笑着捡起一件脏衣，带上肥皂，准备去塘边洗洗。

衣的主人吓了一跳，声音发颤：“陈……陈



梦桃……我什么时候同你过不去？你拿我的衣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去搓一搓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把它洗干净呵。”

“洗你娘的×！”

陈梦桃很悲哀，觉得一定是自己服务得不好，一定是自己殷勤得不够，只好悻悻地回到床上睡觉，在被子里翻来滚去，不时轻轻地叹息一声。

他越来越莫名其妙地内疚，也遭到越来越多的咒骂和躲避，一个浑身是毒的毒王也莫过如此吧。他面色惨白，眼窝下塌，成天慌手慌脚，嘴巴更加合不拢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还是一心一意地服务下去。去食堂送饭钵，常常毫无理由地赶几个碎步，又很快恢复自然，像刚才有个无形的人踩了他的脚后跟。他抢着去倒尿桶，手脚特别笨，动作特别碎，弄得自己鞋子上和裤子上都有臭水，但他决无半句怨言。这一天，寒风嗖嗖，大家的鼻尖和指尖已冷得毫无知觉，耳朵大多生了冻疮。管押人员商量了一下，同意大家去买点酒御寒。陈梦桃马上行动，慷慨地掏出几块钱，立即去保管员那里买酒。

酒买回来，需要揭开瓶口的小铁盖。他用嘴咬，没咬动。找来一根筷子撬，还是没撬动。最后他把锄头搁在膝上，用锄头口子去刮。一使劲，嘣的一声，盖子不